

郭店簡《老子》與今傳本對讀隨記(一)

彭裕商

郭店簡、上博簡等戰國竹簡的新發現,使學者耳目一新。將新發現的戰國簡與相應的傳世文獻對讀,更是收獲不小,筆者曾將上博簡《民之父母》與《禮記·孔子閒居》對讀,糾正了後者的一些錯誤,並對一些語句有了新的理解,^{〔1〕}覺得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。後來又有學者提出,新出古文字材料不一定優於傳世文獻,當是各有所長,這當然也是有些道理的,我們當然不能說新出古文字材料百分之百正確,關鍵是要經過仔細的研究,擇善而從。不過,筆者經過實際的對比分析,覺得還是未經後人整理改動的古文字材料保存原貌要多一些,總體來說還是優於傳世文獻,以下試舉三例,供學人參考。

以下所舉今本,主要所據為陳鼓應《老子注譯及評介》,^{〔2〕}另外再參以唐傳奕本。傳奕本據說是北齊時出自項羽妾墓,^{〔3〕}書中不諱邦,其觀點和用辭往往與馬王堆帛書《老子》近同,是目前所見較早的傳本,對考察《老子》一書的演變多有幫助。

—

郭店楚簡《老子》(甲)第1簡即今本第19章,相關語句如下。

簡本:絕智棄辨,民利百倍;絕巧棄利,盜賊無有;絕偽棄慮,民復季子。

今本:絕聖棄知,民利百倍;絕仁棄義,民復孝慈;絕巧棄利,盜賊無有。

〔1〕 彭裕商:《〈民之父母〉對讀〈禮記·孔子閒居〉》,《康樂集》,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年。

〔2〕 陳鼓應:《老子注譯及評介》,中華書局2001年。

〔3〕 焦竑:《老子翼·附錄》。

二者不同的語句有二，一是簡本“絕智棄辨”今本作“絕聖棄知”，一是簡本“絕僞棄慮”今本作“絕仁棄義”。

關於此二句異同的討論，學界看法不一，或以爲簡本更接近《老子》原貌，^{〔1〕}或以爲簡本非《老子》本貌，簡本不同於今傳本之處乃當時有人竄改所致，其目的是要掩蓋《老子》與儒學的衝突。^{〔2〕}筆者通過以下的考察，贊同前一種看法，本節的撰寫，權作爲這種觀點的補充。

簡本“絕智棄辨”，今本作“絕聖棄知”，二者所絕棄的不同在於一爲“辨”，一爲“聖”。初略觀之，似亦無大異，但如仔細分析，其中仍有道理可言。以《老子》一書而論，本不反對聖人的，如郭店楚簡《老子》甲本第3、11、12、14、17、31等簡都提到“聖人”，並且是老子認爲具有最高道德修養境界的人，是受到肯定的，這裏反而要棄絕，豈不自相矛盾？應該不是老子的原意。先秦道家反對聖人的說法在老子之後，且祇見於《莊子》的一些篇章，如《莊子·胠篋》就說“聖人生而大盜起”，“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”，“絕聖棄知，大盜乃止”，此外，對聖人持否定態度的還有《駢拇》、《馬蹄》二篇。這三篇都屬《莊子》的“外篇”，據學者研究，《莊子》內篇七篇思想、文風都較爲一致，應爲莊周本人所著，“外篇”、“雜篇”則多有其後學之作，還兼有其他學派的思想。通觀《莊子》一書，“內篇”七篇對聖人均持肯定態度，與《老子》一致，“外篇”的其他篇章以及“雜篇”各篇也是肯定“聖人”的。此外，先秦時期的另外兩部道家著作《文子》和《列子》，亦均推崇“聖人”。這些情況說明，老子以後的先秦道家總的來說繼承了老子的觀念，是推崇“聖人”的，對“聖人”持否定態度的祇有《莊子》的“外篇”三篇，應是戰國晚期少數道家後學的觀點，不是道家的主流觀點，更不是老子的觀點。這裏還有值得注意的是，《莊子·胠篋》的“絕聖棄知”與今傳本《老子》的說法相同，二者可能有某種關係。

馬王堆帛書《老子》甲、乙本，傳世傳奕本都是較早的本子，其中甲本當抄於漢興以前的秦代，文句均已同今傳本，可知此句戰國晚期以後已定型。而郭店楚墓的年代大致當戰國中期偏晚，墓中竹簡的抄寫年代應不晚於戰國中期，其“絕智棄辨”的說法應是最能體現《老子》原貌的。

簡本“絕僞棄慮，民復季子”，今本作“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”，從文句的意思來說，

〔1〕 裘錫圭：《關於〈老子〉的“絕仁棄義”和“絕聖”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：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（第一輯），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。

〔2〕 周鳳五：《郭店竹簡的形式特徵及其分類意義》，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編：《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第60頁注⑥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；李零：《郭店楚簡校讀記》（增訂本）第18頁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；李學勤：《論郭店簡〈老子〉非〈老子〉本貌》，《李學勤文集》，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等。

今本作“孝慈”比較好。“季子”應為“孝慈”的誤書，^{〔1〕}但今本的“絕仁棄義”不如簡本的“絕偽棄慮”。通觀《老子》一書，對仁義並不是否定的，如郭店楚簡《老子》丙本第2、3簡：“故大道廢，安有仁義；六親不和，安有孝慈；邦家昏亂，安有貞臣。”從“民復孝慈”一句，可知“孝慈”是老子肯定的，則此章的“仁義”、“貞臣”也應與之相同，都不是老子所反對的。這一章的意思是說，“仁義”、“孝慈”、“貞臣”等都是社會道德標準降低以後的補救措施，與《禮記·禮運》引孔子之言，認為“禮義”是從大同社會的道德標準降為小康社會以後的補救措施的意思一樣，所以“仁義”、“孝慈”、“貞臣”等都是社會進一步發展以後符合當時道德標準的產物，沒有任何貶義。此外，再附帶說一下，今傳本《老子》此章還有“智慧出，有大偽”一句，但仔細分析，“大偽”並非“智慧出”的補救措施，且“大偽”也明顯是貶義的，這些都與此章其他三句不類，今簡本無此句，推測今本此句應為後人所竄入。

此外，《老子》提到“仁”的句子還有以下一些：

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。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。（第5章）

上善若水……居善地，心善淵，與善仁，言善信，正善治，事善能，動善時……（第8章）

上仁為之，而無以為……故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。（第38章）

以上各章的“仁”都不是貶義。第5章是說聖人效法天地，以“不仁”成其大仁，第8章“仁”顯而易見是正面意思，第38章與上所引簡本《老子》丙本第2、3簡意思相同，都是說明隨社會發展情況而出現的產物。

筆者曾經提到，仁義並非儒家所獨重，先秦諸子如墨家、法家、道家也都講仁義，是春秋戰國時期社會普遍推崇的德行，^{〔2〕}故不宜將簡本沒有棄絕仁義的說法理解為是要掩蓋《老子》與儒學的衝突。

先秦道家否定仁義的，目前所見以《莊子》為主，當是戰國晚期纔盛行的道家觀

〔1〕季、孝字形相近易誤書，張家山漢簡有“季”、“孝”相誤的例子（此點系博士研究生史德新提示），如《襍律》有兩處提到“孝父”，均是“季父”之誤，詳見《張家山漢墓竹簡》159頁，文物出版社2001年。“子”與“茲”古通，如“字”字，《說文》從子，郭店簡從茲（《老子》甲本第21簡）。李學勤先生還指出，馬王堆帛書《易》中的《脈書》部分也曾見將“孝慈”寫作“季子”的情形，詳見《論郭店簡〈老子〉非〈老子〉本貌》注⑦，《李學勤文集》，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。

〔2〕彭裕商：《禪讓說源流及學派興衰——以竹書《唐虞之道》、《子羔》、《容成氏》為中心》，《歷史研究》2009年第3期。

點，簡本的“絕僞棄慮”，祇是說棄絕人爲之事，^{〔1〕}一切順乎自然，與該章的“絕智棄辯”、“絕巧棄利”意思相同，當更符合《老子》的原意。

二

竹書《老子》(甲)第5簡下半“罪莫厚乎甚欲”一段相當於今本第46章後半段，二者相關語句如下：

簡本：罪莫厚乎甚欲，咎莫憊乎欲得，禍莫大乎不知足。知足之爲足，此恒足矣。

今本：禍莫大於不知足，咎莫大於欲得。故知足之足，常足矣。

馬王堆帛書和傳本均作“罪莫大於可欲，禍莫大於不知足，咎莫憊於欲得”，知一般今本脫“罪莫大於可欲”一句。在措辭上，簡本對表示程度的詞語分別用了“厚”、“憊”、“大”，這是古人爲了使文章富有文彩，經常採用的避複的修辭手法，孔子所謂“言之無文，行而不遠”，而今傳本均作“大”，帛書本和傳本也有兩處用“大”，難免重複，文彩不如簡本。簡本的另一長處，是“禍莫大於不知足”下接“知足之爲足”，兩“知足”直接相承，結構上顯得自然而緊密，優於今本、馬王堆帛書和傳本。此外，今傳本的“知足之足”(傳本同)簡本作“知足之爲足”，語句明顯更爲通順。後者的這些不足均應是老子以後的道家後學輾轉傳抄所致。

由上觀之，簡本當更能體現《老子》的原貌。

三

竹書《老子》(甲)第6簡以下一段相當於今本第30章，其相關文句如下：

簡本：以道佐人主者，不欲以兵強於天下，善者果而已，不以取強。果而弗伐，果而弗驕，果而弗矜，是謂果而不強，其事好。

今本：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強天下。其事好還，師之所處，荊棘生焉，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。善者果而已，不敢以取強。果而勿矜，果而勿伐，果而勿驕，果

〔1〕 僞，人爲也，參見《荀子·性惡》。

而不得已，果而勿強。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，不道早已。

兩相比較，簡本語意貫通，行文簡潔。而今傳本在“不以兵強天下”後多出“其事好還”幾句，與簡本相比，行文顯得駁雜。這幾句從意思來看，明顯是解釋“不以兵強天下”的，意思是說，以道佐人主者之所以“不欲以兵強於天下”者，是由於“師之所處，荊棘生焉，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”，所以筆者以為，這幾句應是老子以後的道家後學對經文的注解，目的是為了使其弟子更好地理解正文，後來被其弟子或再傳弟子誤入正文，就成了今傳本的樣子。此章馬王堆帛書甲、乙本都祇有“其事好還，師之所處，荊棘生之”，沒有“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”一句，可知這一句是最晚纔加入的。傳本有這一句，但與常見的今傳本不同的是，在“善者果而已”句首加一“故”字，這明顯是因為“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”與“善者果而已”承接不緊密，故加一“故”字以表明其因果關係，使文句更通順。但以簡本觀之，此處沒有“故”字文章反而更為精練自然，這也可看出“師之所處”以下兩句應是後來纔闢入的。

此章下文“是謂果而不強”一句也優於今本，後者無“是謂”二字，則“果而勿強”與前面“果而勿矜”幾句就沒什麼區別了，以簡本觀之，“果而不強”乃是對前幾句的總括，意即“如此就叫‘果而不強’”，故“是謂”二字不能輕易省略。馬王堆帛書甲、乙本均有“是謂”，傳本祇有“是”字，“謂”字已脫去，但也優於今傳本。

此章今傳本的“其事好還”簡本作“其事好”，前者可理解為對用兵之事的辯證說明，後者位於章末，似也可理解為是對“果而不強”結局的判斷和說明，究竟老子的原意如何，筆者以為目前尚不好定論，還有待新材料的進一步發現。

此外，此章末馬王堆帛書、傳本及今本均有“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，不道早已”12字，簡本無。此12字又見於今本第55章末，簡本相對應的是《老子》甲本第35簡，有“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”八字，推測兩章有一章的12字可能是衍文。今以簡本觀之，此章無此12字，且以文意而論，“是謂果而不強，其事好”語意已足，以五千精妙著稱的《老子》，行文當尚簡潔，故推測此章的12字可能是衍文。

當然，簡本也有不如今本之處，主要是在抄寫方面，如甲本第10簡“執之者遠之”，“遠”為“失”之誤；第14簡“小大之”下有一段文字脫去；第29簡“亦可不可得而賤”，多一“可”字；第30簡“夫天多忌諱”，“天”字下脫一“下”字；第37簡“生於有生於無”，“有”字下脫重文符號；38簡“不不若已”，衍一“不”字，等等。這些都很容易看出來，不涉及到對文義的理解。對《老子》一書原意和原貌的考索，總的來說，年代較早的簡本還是優於今傳本和馬王堆帛書本、傳本等，是研究《老子》不可多得的珍貴材料，應給予充分的重視。

(彭裕商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, 610064)